

把冬夹进书页

□杨力



王雨 摄

一连几场雨，气温骤然降了下来。早上出门，虽然雨停，但风里早已夹着冬的寒意。是的，秋天已去，冬天到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也是这种寒意初降的月份，祖父第一次带我去爬山。那时天晴，登高处，朝阳刚好跃出云海，放眼一望，大片的野菊开得正盛，寒风挡不住撩拨的气势，金灿灿的花朵从山腰一直铺排到山顶。花上有霜，正软化成露珠，在花瓣间闪烁着冬日的光芒。我伸手想摘，却被祖父拦住：“看它们，夜里经了霜，反倒开得更精神了。”

那时不懂深意，只觉得漫山遍野的菊花在晨光里摇曳，确实比园中那些娇贵的花儿更有风骨。

多年后，我在异乡打拼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，再读到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才明白，东

篱之菊固然清雅，却终究少了山野之菊与寒霜对抗的筋骨。

祖父下过乡，当过木匠，做过小生意，还生了两场大病，诸多的坎坷与无奈，也没见他怨天尤人。到了寒霜漫天的时节，依然挡不住他拄着竹杖，一步一步地爬上山冈，在菊花丛中独坐许久。他常说：“人这一生，顺境如春夏，逆境如秋冬。春夏时谁不会开花？真正见品性的，是看你在秋冬时节，还能不能守住心里的那点金黄。”

这话让我咀嚼了许多年，也给了我无数启发。

工作后，我也经历了职场不顺、事业受挫的低谷期，一个人在异乡打拼，有时也精疲力尽。寒霜漫天的时节，我也爬上住处附近的小山，在越来越冷的北风里，看满山的野菊花瓣紧紧收拢，又倔强地展开。也不止一次想起元稹的诗句：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

站在满山的野菊花前，我明白了祖父为什么年复一年地登高赏菊。他不只是在欣赏风景，而是在赏菊中寻找一种精神慰藉，那就是不管经历多少风霜，生命依然可以保持绽放的姿态。就像菊花，明知寒冬到来，依然把最后的金黄献给大地。

我还读到另一个关于菊花的故事。

南宋遗民郑思肖，在宋亡后画菊，题诗云：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他画的菊花从不着土，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土为番人夺去矣。”这是何等决绝的气节，即便根系已无处安放，依然要在枝头坚守最后的芬芳。菊花的风骨，不正是做人该有的气节吗？

如今，人们登高赏菊，赏的不仅是花，也是领悟人生。做人要像一朵菊，不在于春风得意时的绚烂，而在于寒霜降临时时的从容；不与百花争春色，偏在萧瑟时节，能够守住内心的金黄。

又到寒霜时节，我出门去采野菊，把她与冬一同夹进书页。不为风雅，只为提醒自己：无论遇到怎样的寒冬，都要像这菊花一样，把风霜酿成芬芳。

岁月忽晚冬

□李仙云

岁月忽晚，秋色正浓，漫游于公园，连海棠都错把深秋当暖春，光秃秃的枝丫间，竟有零星粉嫩花瓣在莹润中悄然绽放。当节令转动至立冬，气温陡然转身，来个“大跳水”，飕飕冷风中寒气逼人，立冬这一道秋冬分水岭，一亮相就冻得人直打哆嗦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：“立，建始也；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甲骨文的“冬”，一条绳子两边打结，这奇妙的象形字，意为终结。也就是说生命从蓬勃生发，开始转为蛰伏敛藏，霜凝大地，枯木寒枝，连澹澹河水也泛着冷光，“咚咚锵锵”就奏响了冬之序曲……

那满池残荷任凄风苦雨无情肆虐，仍默然伫立，如美人迟暮，萧条衰枯中却尽显铮铮铁骨。那是一种历经生命繁华后的淡定自若，以不屈无畏之姿走向生命的终点，向死而生恰是一种生命的蜕变与涅槃。驻足凝望间，敬畏之心骤起，那一份奇崛之美撼人魂魄。一只小野鸭静卧于残荷上，倏然间我想起黄庚的《池荷》诗：“红藕花多映碧栏，秋风才起易凋残。池塘一段荣枯事，都被沙鸥冷眼看。”光阴流转，草木荣枯，最沧桑时也曾最繁华，荷虽残枝已败，但那萧飒之气与凛然风骨，却自有一种苍凉悲壮之美！

万般生命皆有韵，荷塘一侧，植于池畔、临水而绽的木芙蓉却开得芳艳清绝，朵朵花儿雍容端庄，那一片艳丽之色，将初冬装扮得蔚若云霞，灿如锦绣。这朝白、午粉、暮红的一日三变之花，清代学者吴孔嘉赞它：“堪与菊英称晚节，爱他含雨拒清霜。”那不畏寒霜、伶俜傲绽，如彩蝶般清丽动人的盈盈花瓣，让这初冬也潜藏着“春”的蓬勃生机。

“最是童年总入梦，纸上留我旧故乡”。跨入立冬

的门槛，旧时在家乡，每到此时，母亲早早就浆洗缝制好了一家人过冬的棉服，父亲将劈好的柴禾高高垒起，整齐码放于屋檐下。那撑起的大肚铁煤炉，长长的烟囱伸向窗外，青烟袅袅中，满家属院都飘着饭菜香。冬日一家人围炉而坐，吃着香甜的炉烤红薯，嗑着瓜子闲唠家常，那红红的火苗照得人心儿暖暖。

立冬也是古时的“寒衣节”，天子会赐群臣冬衣。清代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：“晚夕緘书冥楮，加以五色彩帛作成冠带衣履，于门外奠而焚之，曰送寒衣。”家乡便传承了这一古老习俗，立冬会糊装入棉花的纸衣，为逝去的亲人送寒衣，焚烧于坟头或十字路口，以示祭奠。

立冬腌菜也是家乡一道亮丽的饮食文化“风景”。家家户户的屋顶、窗台、晾衣绳、庭院里，都晾晒着各式蔬菜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紫，热热闹闹得像蔬菜的“群英会”。母亲腌制的甘蓝、洋姜和胡萝卜，那无敌脆爽之味，在那味蕾寡淡、青黄不接的冬日，常馋得我边写作业，边捏几片美滋滋地当零食吃。

俗话说：“立冬补冬，补嘴空。”因饺子谐音“交子”，有新旧交替之意，在这秋冬交互之际，吃一碗立冬饺子不仅是文化传承，更取其吉祥健康之意。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在滚水里上下翻腾，像一锭锭元宝望之喜庆祥瑞。每次母亲将饺子盛于盘中，总会来句：“立冬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那天寒心暖、食之美味无比的立冬饺子，总让我想起作家刘学刚的一句话：“冬天是一辆列车，呼啸着，在寒风里疾速行驶，它的内燃料是饺子。有了饺子，身体有热能，生活有奔头。”

立冬日赴古园赏菊，上万盆各色菊花遍布园中，真是菊英荟萃醉古园。我在丽花香蕊中神迷心醉，忽见一位身着汉服的小女孩凑于花前，微闭双眼细嗅花香，一层光晕倾洒而下，美得宛若身处童话世界里。时光飞逝，“一樽未觉晚秋过”，可这“韵比猗兰色更多”的绚烂菊花，也道尽立冬之韵。

听闻远方有雪

(组诗)

□郎英

从北方折返的风
擦掉了自己的足迹
把几瓣远方的花絮
偷偷，种在八台山的眉峰

当朋友圈的雪
映入眼帘
才认出罗盘顶的皎洁
是风，派遣的信使

那图片里的清光亮
仿佛月色落满衣襟
仿佛天地间一场无声的加冕
每片雪花都承载着
用生命酿造的誓言

此时
我祈盼一朵雪
停驻在我的指尖
而非睫毛的断崖
滚落成春天的呼唤

◎风继续吹着

杏叶飘飞
云疾天低
而风继续吹着

阳台的金丝菊
才瑟瑟抱枝
又簌簌垂首
仿佛金子的重量
压弯了整个秋季

再看山和树
羽毛又薄了一些
再看
我与你
薄霜拆开骨头
露出颤动的名字
而风继续吹着

◎沉默

枯枝把麻雀弹向空宇
朔风在衣缝间寻找裂隙
而几片树叶
踩着华尔兹的步履
滑入草丛
完成一场沉默的仪式

霜风推开尚未腐烂的秋天
夕阳独自闪耀
我差点把言语的泡沫
捣碎成脱胎换骨的碎末

仔细审视
众多暗红的结局在根部
用余晖反复涂抹自己
我不会嫌弃所有的沧桑
因为所有的岁月
正从远方赶来